

丰子恺美育思想对儿童绘本教育实践的影响

汪文静

上海浦东新区民办宏文学校

DOI:10.12238/er.v7i7.5265

摘要：丰子恺的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点，他的美育思想不局限于艺术科的教育，是直抵人心、完善人格的广泛教育。文章通过对丰子恺漫画的表象艺术模式与深层的内在精神进行分析，结合近年来儿童绘本教学的实例，研究丰子恺美育思想与艺术观点对儿童绘本教育实践的影响。

关键词：丰子恺；叙述性；趣味；绘本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识码:A

The Influence of Feng Zikai's Aesthetic Education Thought on the Practice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 Education

Wenjing Wang

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Private Hongwen School

Abstract: Feng Zikai's art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His aesthetic education thought is not limited to the education of art, but also an extensive education that reaches the people's heart and improves his personality. By analyzing the representation art mode and deep inner spirit of Feng Zikai cartoon, combined with the examples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 teaching in recent years, the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Feng Zikai's aesthetic education thought and artistic viewpoint on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 education.

Keywords: Feng Zikai; Narrative; Fun; Picture book

引言

丰子恺的漫画大都有个特点，人物与文字都具叙事性，观其画，让人有种置身于其中的感觉，仿佛在娓娓道来普通人的生活，他如实的描写生活中发生的小事，却又在时局动荡不安的当时选择性的以一种儿童般的视角看世界，绘生活。在丰子恺画中出现叙事与诗意并存的美育思想在对当代儿童绘本教育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一、丰子恺的叙述性漫画对儿童绘本的美育影响

丰子恺的漫画中都是生活中最常见的情景，即使在纷乱中，仍带着暖暖温情述说着人间烟火，同时赋予他的绘画以文学性。他的取材皆反应现实，富有哲理。他的画就如同一则故事充满叙事性，同时也叙情。儿童在画画最初也是用寥寥几笔记录所看到的物、人和想要表达的情。他们用近似于远古时代在文字出现之前人们用画的方式记录和交流的方式进行叙事。丰子恺的漫画大都配有文字，或是对画面的阐释，或是一句诗文。绘本中的文字和图画的协调关系与故事脉络相辅相成。

绘本与诗、童话、戏剧等相并列，被认为是文学和艺术结合，并使之发展的一种艺术形式。在绘本中，图与图之间能呈现独特的叙事关系。在教学中，时有学生拿着自己的画

饶有兴致地跟我讲述画中的故事，我听的津津有味，先不论他们画的人物事物是否准确，他们讲的故事设定与画面组合高度一致，少了绘画技巧性，多了儿童该有的真实性，这使得画面生动且有种回归原始的纯粹表达性。在幼儿时期，他们在还不会说话的情况下使用画笔进行输出，于是在用眼观察这个世界后在脑中情景再现最终到手中笔下的呈现便是他们用来记录与表达的图像。绘本的故事连续性满足了儿童的表达欲，仿佛进入自己的童话世界，翻开一本绘本，画面如同活动的文字带着画者的情节设定游走在纸上，并预留给读者许多想象的空间和绘本合上后的回味。丰子恺说“人的生活大半是由兴味维持的，儿童的生活则完全以兴味为原动力^[1]”，其提到的兴味便有“兴趣”的意味，而“趣”在儿童绘本创作中乃最为纯粹的显现。丰子恺的导师李叔同能在各种事物中咀嚼其中味道，“趣味”在绘本中更是儿童在观察生活时的一种态度与解读。

绘本中的叙述可以写实也可以描绘非现实情景。在丰子恺的孩提时代，周遭物体的形状、光线与明暗都在他的脑中进行描摹，“我始终确信，绘画以‘肖似’为起码条件，同人生以衣食为起码条件一样^[2]。”儿童很早开始主动对自己看到的事物进行描绘、联想与叙述穿插，对事物的客观描绘

是视觉进入大脑的反射再加以主观设定绘本故事情节。儿童作画的“肖似”具有其年龄特点，他们会很形象的抓住并放大绘画对象的最显著的特点，概括其细节，生动且真实。“我觉得眼前的‘形状世界’不复如昔日之混沌，各种形状都能对我表示一种意味，犹如各个人的脸孔一般^[3]。”年龄段稍高的学生逐渐进入儿童绘画心理期的现实主义阶段，对自我和世界都有了新的认识。丰子恺赋予一切事物产生的意象，使物仿佛不再是物，而是与其共情的物件，“艺术家要在自然中看出生命，要在一草一木中发现自己，故必推广其同情心，普及于一切自然，有情化一切自然^[4]。”美术通过符号及组合方式来表达内心世界、描述外界环境，绘本以“形象化的意象，恰当的语言”走进孩子的世界，是把语言和艺术融为一体的“视觉叙述”，通过文字与绘画的相互转化，把语言、艺术和想象力联系起来，促进文字表达与绘画的双向发展。

二、丰子恺漫画中的趣味与情感对儿童绘本的指导意义

在丰子恺留学日本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发现明治末期和大正时期著名插画家竹久梦二的一册画集，从中受到启发，他盯着其中一幅画出了神，打动他的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线条，还有它的诗趣和画题。梦二所绘关于乡村童年生活的插图唤起人们对“已逝童真”的怀念，促进了一种新的理念的产生，即儿童并非小大人，他们也有自身的文化^[5]。丰子恺深受其启发，用儿童的角度对画面进行提炼，看似简笔随意，实则赋情其中。丰子恺将文人的情怀放进平凡的市井生活景象画作之中，用感同身受描绘人间悲欢。他强调个人情感的表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有“人生味”，尽管丰子恺接收了中西方的绘画技法并在其绘画中占据不可或缺的位置，但贯穿他艺术始终的还是情感。“在艺术作品中、在个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中强调生活的意义；不仅要描绘和书写，同时也要改造这个世界^[6]。”他在《艺术漫谈》一书的序言中，对艺术与生活的对立统一做了辩证分析。“有生即有情，有情即有艺术。故艺术非专科，乃人人所本能；艺术无专家，人人皆生知也^[7]。”丰子恺在其散文、演讲和画作显示，他熟练的运用传统的艺术语言与形式描摹现实世界，表达共情与己意，世间琐事里藏着诗情画意，作品根植于个人经历和现实感受。

在绘本教学实践中，发现孩子们天性浪漫，对待事物的解读有时让人啼笑皆非的同时竟又觉得确是如此。成人的世界观掺进了很多既定规则，儿童看世界的角度却是质朴中带着荒唐与可爱。而这种意味体现在儿童绘本故事所结合的诗中，并不会觉得它不合常理，反而多了形象性与特有的天真趣味。儿童绘本的“诗趣”便体现在其中，并不一定是古诗，儿童诗歌是形象的、跳跃的，与他们的情感、思维方式

和叙述方式也更接近。丰子恺在谈论自己的漫画时说道：“我希望我的绘画中有人情味和社会问题，我希望我的绘画是文学方式的另一种表态。”诚然，当赋予了画笔下的人与物以情，其意义便超出了画的本身，引人思考与玩味。儿童在创作绘本时往往会将自己带入故事里的人物中，借角色抒发自己的心情与情感，在他们的年龄阶段里联系生活实际来诠释“社会认知”。随着人的成长，其情感表达受各因素也愈发内敛，而在儿童期，他们对内心世界的表达欲望是强烈的、是直接的，绘画与文字下的连续性表达有时多了些毫无逻辑的因果关系却又多了些纯粹的情感抒发。这种随性的创作思路从丰子恺的漫画中找到相同方向。他在1943年出版的漫画研究文集《漫画的描法》中说“简笔而注重意义的一便是漫画”。他把漫画分为三类：感想漫画、讽刺漫画、宣传漫画。其中的抒情漫画即他创作的感想漫画，是他认为最艺术的一种漫画。由此可见，浪漫主义在他的早期艺术占据重要的地位。

丰子恺许多的早期文字和画作，都描述和赞美了他认为的人生“黄金时代”一童年。在他的艺术中时常颂赞儿童天性与想象力，称自己不像他们能够“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我在世智尘劳的现实生活中，也应该懂得这撒网的方法，暂时看看事物本身的真相。唉，我要向他学习^[8]。”文中的“他”指的是丰子恺的小儿子瞻瞻。尽管这样的态度在20年代末的动荡局势之下被指责为“轻浮的逃避主义”，他仍坚持通过在以儿童的天真烂漫的描绘中发现自己。“我当时认为由儿童变为成人，好比由青虫变为蝴蝶。青虫生活和蝴蝶生活大不相同。上述的成人是在青虫身上装翅膀而教它同蝴蝶一同飞翔，而我是蝴蝶敛住翅膀而同青虫一起爬行。因此我能理解儿童的心情和生活，而兴奋地、认真地描写这些画^[9]。”孩子们的绘本题材大多来自于生活中的点滴与对故事或剧中情节的演绎或延展，加以丰富的想象力对世间万物赋予生命力，带着同情心看生活。

弘一法师曾对丰子恺的同学沈本千说，宇宙事物既广博，时代又不断前进，将来新事物更会层出不穷。他要求沈本千观察这个时代不断变化的事物与社会现象。翻阅丰子恺的画作，画中人物的发型、衣服与屋内的家具等几乎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符，他欣赏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却坚持纯粹的艺术，而不是为人为社会服务的艺术。

在描画风景时，他感到：“自然景物的特点，画笔所不能表达的，诗词往往能强明地说出^[10]。”传统的诗画结合或古典气息来描画场景给他带来一些全新的感受与情感。在文字与图案之间，他越来越认为诗艺与绘画艺术的结合开创了能为当时大众所能接受的从传统中国画中走出来的通俗形式。一些作家认为阐释大于创造，丰子恺就是在诗中某些句

子提供的灵感中对所绘场景进行情感与氛围的诠释。正所谓“古诗新画”中带一丝“笔墨当随时代”的意味。丰子恺的许多漫画都是以童年回忆的方式创作的。这些画作往往来自令丰子恺产生通过记忆中的场景进行描绘的相关联诗句。对丰子恺而言，诗句与笔画一样，都是他追求自我情感抒发的方式。他在画面中用相知相识的东西对古诗赋予当代的释义，从而生发出一种从人间烟火中流露的些许令人把玩的余味。儿童在创作绘本的文字时，看似不通顺实则充满人情味，他们的形象思维非常跳跃，文字充满诗意，画面风格浪漫天真。

三、丰子恺的简笔漫画对儿童绘本创作的意义

丰子恺以简笔风格闻名后世，一是受竹久梦二作品的直接影响，二是他的艺术愿景深深扎根于中国文人画家的审美追求。他主张在“师古”的基础上“化”古存“我”。从丰子恺的山水画里能发现些许元代画家倪瓒（1301-1374）的影子，笔简意远，逸气横生；他的人物画多来自于所熟悉的江浙风物激发的简洁即兴之作。“从鲜活的生活经验中不断敏锐地吸取营养和力量，既具象又富有诗意”^[1]开创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

丰子恺坚持画家个人情感或艺术灵感高于手法技巧，他在1941年的《中国画简史》中非常赞许地引用了倪瓒对文人画的表述。“仆之所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聊以写心中之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2]……”不同于倪瓒的“简”，丰子恺的“简”通俗易懂，生活气息浓郁，却相通于“写心中之逸气”。他以“心为主，技为从”为美育原则，尊重儿童的天性，保护儿童的个性，认为儿童有着自己的想法，不应把大人所认为正确的技法强加在儿童绘画上，立足儿童切身需要和发展，尊重人的自然本性，保护最初“童心”。儿童作画的最大特点便是笔简意趣，虽技法幼稚随意，却是遵循初心，表达眼之所见、心之所想、情之所至。童心和同情心让丰子恺感同身受周遭事物抓住一幕幕画面，直觉、即兴的浪漫主义构成了独特的风格。儿童在绘本创作时往往把自身情感移入故事、融进自然中，有时可能就寥寥数笔就已满足于他们当时的即兴表达，虽稚拙却生动，而在当掌握了各种绘画技法技巧后有了“枷锁”又有可能失去酣畅淋漓的笔触。儿童的记忆量其实很大，将容易被淡忘的点点滴滴牢牢记在了心中、画在了书中。丰子恺的

画遵循中国画的“留白”，笔画不要多，把意境留出来，捕捉一帧帧幻像。泰戈尔在看了丰子恺的画作后说：“艺术的描写，不必详细，只要得到事物的精神即可^[3]。”他认为这些画作表现了一个难以言喻的理想世界，而这也正是画家一生都在追求的理想世界即儿童世界。他认为儿童阶段是人生中的“黄金时代”，儿童的画作也不应拔苗助长，顺应其奇思妙想，便会生发出无限的艺术生命力。儿童的世界更接近真实，“着墨不多”的即兴之作与绘本故事的连续性使儿童绘本有了统一变化的艺术平衡感。

丰子恺的美育思想关注人的内心世界，他认为儿童对一切事物充满着同情心，抱着浪漫主义欣赏与发现这个世界。中西文化的融合对丰子恺的艺术风格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形成写意与写实相互统一的漫画风格，儿童绘本创作与他所持的艺术初心更接近。儿童审美情感是儿童美育的重中之重，丰子恺的艺术从儿童的角度出发获取灵感，经过自身的艺术实践与理论反方向对儿童绘本的创作方向有着审美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丰子恺.车厢社会[M](1935年).丰子恺文集(卷5)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第428页.
- [2]丰子恺.视觉的粮食[M],丰子恺文集(卷3),第346-347页.
- [3]丰子恺.视觉的粮食[M],丰子恺文集(卷3),第347-348页.
- [4]丰子恺.颜面[M].丰子恺文集(卷5),第111页.
- [5]味冈千晶.都市魅力[M].第48页.
- [6]丰子恺.绘画改良论[M].第47页.
- [7]丰子恺.艺术漫谈[M].丰子恺文集(卷3),第293页.
- [8]丰子恺.从孩子得到的启示[M].丰子恺文集(卷5),第120-122页.
- [9]丰子恺.子恺漫画选[M].丰子恺文集(卷4),第547页.
- [10]丰子恺.文学的写生[M].丰子恺文集(卷2),第469-470页.
- [11]柯律格.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M].第185页.
- [12]丰子恺.中国画简史[M].丰子恺文集(卷4),第213页.
- [13]魏凤江.我的老师泰戈尔[M].转引自陈星.潇洒风神[M].第104页.